60年瀰濃與客家研究之所見

孔邁隆教授榮退演講全記錄(四)

近年孔邁隆進行族譜研究工作時，都有黃阿彩先生陪伴、孜孜不倦的身影。

那麼下面有很多相片你們已經看過，所以我們要快一點過去，我就是要給你們介紹，可是我發現前面已經給你們介紹過了。

這個是這個美濃（的路標），下一個，這個是耕田，這個香蕉，這個是小孩子玩，那個菸樓，看菸樓。下一個，這個是還有水牛，（我到的時候）水牛時代還沒有結束。還有那個時候六十歲以上的人，還是穿清代的衣服，這個事情也是非常危險。在日治年代，日本人要美濃或者六堆方面的人不要穿這個古老的東西，要穿現在的東西，被他們反對。日本人來告訴他們不要有辮子，於是辮子沒有了，告訴他們不要穿清代的衣服，被反對，所以大部分人繼續穿了好幾年。下一個，這個是鍾才用，這個義塚，你們都知道義塚是什麼。有人去祭拜他，就會是義塚。鍾才用後來，他自己變成一個神。他在廟裡面。

下一個，這個就是滿月。下一個，那個時候生日就是老人的東西，小孩子不要生日，到我這樣的年紀才生日。下一個，這叫釋迦牟尼佛的生日，你看他穿的就是這個清代的衣服，這個不一定是清代的，可能是明代的。為什麼？清代的沒有那麼鬆。再一個。這是他們這樣的，在一九六二年，非常普遍。

再一個，這個就是美濃的建大醮。以前看過日治時代建大醮。一九六四年美濃建大醮，我一到美濃就碰到這件事。當時想說，糟糕！我才一個人要怎麼研究這個，這場儀式有一萬人在那邊，我一個人要怎麼辦到，至少要搬一個兩三百人的研究團隊來研究這個情形，反正我在五穀廟在那邊住了兩個晚上。下一個。這個就是了，建大醮。下一個，這個兩三位給我非常多的，他們叫蕭盛和、鍾信仁，他們都是非常好的人，給我許多幫忙。下一個這個是鍾福松，鍾福松在很多方面都對我非常好，主要一個小問題就是他要我給他學英文，我要把他給我學客家話，結果呢，他學了英文。下一個，這個是另外一個朋友，是臺北人，隨我們在一起。

這個是羅禎祥。這個是羅德福。這個是郵差。

孔邁隆針對臺下問題之回應

想先回應（黃阿彩先生）為什麼要字字斟酌字詞，因為我要翻譯成英文！所以不得不字字斟酌用語的部分。

問：在做美濃研究時是否有什麼撞牆期或者做研究時後悔的部分？

答：問題不是後悔，而是看法會變！我不會把六十年前的內容套用在現代美濃，並且學術性的環境也一直在變化，有許多問題沒有想到是正常。

問：當年進田野時是怎麼快速進入田野，是否有遇到難題，如何去應對？

答：我到了美濃有什麼困難，我不會覺得那是困難，我的態度是要去應付！做田野調查本來就要在田野，如果太講究的話就算了回家住。我沒有把他當成困難，而是作為不同的情況。

問：幫劉秋蘭問，想問教授剛來美濃時，去上美濃的廁所是否有吐？

答：我不是廁所專家，美濃的設備就是我的設備。（完）

逐字稿整理／周宛霓

演講影片全記錄

台灣文學步道演色工作坊 邀請您爲作家選色

｜活動地點｜鍾理和紀念館2樓會議室（廣林里朝元95號）

｜活動費用｜免費

｜主辦單位｜鍾理和文教基金會

｜指導單位｜文化部、高雄市文化局、客家委員會

那麼下面有很多相片你覺得鍾理和是什麼顏色？是松山療養院的白色、美濃戰後農村旱災的褐色、還是倒在血泊裡的紅色？

鍾理和紀念館不僅為台灣第一座文學家紀念館，台灣第一座文學步道同樣坐落於此；是由時任鍾理和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曾貴海提出想法，一九九七年獲高雄縣政府響應而實行。

當時組成台灣文學步道工作小組，挑選七十歲以上的台灣作家，步道地點幾經討論，最終定於理和館兩旁，選擇三十五位台灣文學家設立文學碑，碑上節錄文句與作家簡介，台灣文學步道如今歷經二十七年風霜，詩人林亨泰並於去年成為最後一位作古的步道作家。

「台灣文學步道演色工作坊」在二〇二四年下半年安排五堂系列課程，早上安排學員初步認識步道作家與作品，下午則由畫家鍾舜文帶領，為步道作家選色、上色，學員成果將進行後續應用與發表。

邀請您一同想像經典、彩繪作家，為台灣文學染上自由美麗的光彩。

工作坊 線上報名

我的阿叔 (pun˅) 喇叭（中）

文／黃鴻松

美豐飯店經營的美豐樂團，為美濃的過往帶來許多悠揚的樂音。

畢竟這是美濃開庄以來，西樂融入傳統禮俗、儀式的創舉，邀約不斷，生意好時，一天接兩場，有時上午跑壞事（喪場），中午跑好事（婚宴），機車上要準備兩套衣服，有時還會遠征到鳳山、屏東，人手不足或臨時出狀況時，得與鄰近鄉鎮的樂手相互支援。

當時美濃還是農業社會，婚喪喜慶仍保有較完整的古禮，而音樂又儀式中的靈魂，常常八音團、西樂隊並存，婚禮前一天的敬外祖用八音、晚上完神用八音、隔天喜宴用西樂隊、拜祖上燈用八音；喪事場也是各司其職，有時還會同時演奏。隨著社會演進，傳統儀式簡化，加上請兩組樂團所費不貲，堂叔腦筋動得快，熟悉八音團的調子旋律後，用西樂演奏八音曲，八音遂被西樂取代，八音團也從此一蹶不振。

此時改吹薩克斯風，閒暇時在民眾服務站團練，有時會受邀在小鎮活動中，上台演出，地方上漸知道有這麼一個樂團，先後還取了「自強」、「茂和」的團名，有了能見度後，開始在婚喪喜慶場合收費演奏。當時，美豐飯店老闆人稱「ネズミ」（ろて米），有意栽培兒子加入樂團的鼓手，雖後來沒有入行，倒是樂團從此以飯店為名，更名為「美豐輕音樂隊」。

美豐樂隊在美濃漸漸「吹」開知名度，那退伍之後回到美濃，無意再到北部發展，當時的里幹事葉國輝也是愛樂一族，邀集了美濃幾位有玩樂器的年輕人，堂叔

致上最高敬意 曾貴海醫師（二）

一九九七年我退伍後，踏上音樂人之路，一九九八年底回美濃參加反水庫運動。曾貴海醫師長期參與南台灣的環境運動，是一位教父級人物。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少，曾醫師會在活動結束後，特別跟我說說話，關心我的音樂創作，我覺得曾醫師應該很擔心我會餓死啊。

可能是一九九八年初農曆年前，我們在某個活動場合蹤面，私底下曾醫師塞了一個紅包給我，鼓勵我繼續努力創作。回到家我拿出紅包，厚厚一疊，三十張千元鈔，把我嚇死了。剛出社會的第一次過年，曾醫師讓我平安度過了春節。

二〇二一年，「唯有堅持一曾貴海文學與社運及醫者之路」新書發表會，活動地點在高雄衛武營，我去現場唱歌，中間我說了大紅包的故事，謝謝他的照顧，現場一片歡呼與掌聲給曾醫師，曾醫師眼神笑著看著我說：我忘了，我完全不記得有這件事。

我後來想為什麼曾醫師會忘了這件事呢？我想我只是被曾醫師幫助過的其中一位，應該有很多人被曾醫師幫助過，案例太多忘記就很自然。

曾醫師曾經是衛武營公園促進會的會長，我們今天看到的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，跟曾醫師和一群朋友在一九九二年開始推動「綠色之夢」，有很重要的連結。

文／林生祥